



15  
1222  
8





15  
1222  
8

後志 國農

齊爾滕次之



五雜俎卷之八

人部四

陳留謝肇淛著

上人之好名利與婦人女子之好鬼神皆其天性使然不能自尅故婦人而知好名者女丈夫也士人而信鬼神者無丈夫氣者也

木蘭為男粧出戍遠征而人不知也可謂難矣  
祝英臺同學三年黃崇嘏遂官司戶婁選位至  
議曹石氏銜兼祭酒張蒼之婦授官至御史大

五雜俎 卷之八



夫七十之年復嫁生子亦百代之異人也  
國朝蜀韓氏女遭明玉珍之亂易男子服飾從  
征雲南七年人無知者後遇其叔始攜以歸又  
金陵黃善聰十一夫母父以販香爲業恐其無  
依詭爲男裝攜之廬鳳間數年父死善聰變姓  
名爲張勝仍習其業有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  
來與爲火伴同卧起二年不知其爲女也後歸  
見其姊姊訴之善聰以死自矢呼媪驗之果然  
乃返女服英聞大駭快快如有所失託人致聘

焉女不從鄰里交勸遂成夫婦此一事焦氏筆  
乘所載前事甚似木蘭後事甚似祝英臺又有  
劉方兄弟小說未詳其世當續考之  
女子詐爲男傳記則有之矣男人詐爲女未之  
見也 國朝成化間太原府石州人桑獅自少  
纏足習女工作寡婦粧遊行平陽真定順德濟  
南等四十五州縣凡人家有好女子卽以教女  
工爲名密處誘戲與之姦淫有不從者卽以迷  
藥噴其身念咒語使不得動如是數夕輒移他



處故久而不敗聞男子聲輒奔避如是十餘年  
姦室女以數百後至晉州有趙文舉者酷好寡  
婦聞而悅之詐以妻為其妹延入共宿中夜啓  
門就之大呼不從趙扼其吭褫其衣乃一男子  
也擒之送官吐實且云其師谷才山西山陰人  
也素為此術今死矣其同黨尚有任茂張端王  
大喜任昉等十餘人獄具磔於市

異聞錄載婦人呼夫兄為伯於書無所載而引  
爾雅所稱兄公代之然兄公字亦甚詭惟余

謂婦人稱謂多從子夫弟既可稱叔夫姊妹既  
可稱姑則夫兄稱伯又何疑哉但伯者男子之  
美稱古人婦稱夫多用之伯也執爨是也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爾雅曰兩壻相  
竝為亞詩瑣瑣姻婭是也嚴助傳呼友壻宋時  
人謂之連袂又呼連襟閩人謂之同門按爾雅  
注云江東人呼同門為僚壻則此一字亦古  
無鹽鍾離春不售女也而卒霸齊國黃承彥之  
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許允之婦奇醜而才



智明決乃知以色舉者未也

鍾離春三十無所容而宣王納以為后宿瘤之女狀貌駭宮中而閔王以為聖女孤逐之女以醜狀聞二逐於鄉五逐於里而襄王悅之何齊之君世有登徒子之癖也可發一笑

美婦人多矣然或流離顛沛或匹偶非類果紅顏之薄命耶抑造物之見妬也妹喜夏姬之倫無論已西子失身吳宮王嬙蕪絕異域昭陽姊妹終為禍水虢國兄弟尺組絕命不如意者不

可勝數惟文君之於長卿綠珠之事李倫可謂才色俱侔天作之合矣而一以琴心點玉於初年一以行露碎璧於末路令千古之下扼腕隕涕欲問天而無從也

男色之興自伊訓有比頑童之戒則知上古已然矣安陵龍陽見於傳冊佞幸之篇史不絕書至晉而大盛世說之所稱迷強半以容貌舉止定衡鑑矣史謂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其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海內倣倣至於夫婦離



五雜俎 卷六  
絕動生怨曠沈約懺悔文謂淇水上官誠云無  
幾分桃斷袖亦足稱多吁可恠也宋人道學此  
風似少衰止今復稍雄張矣大率東南人較西  
北爲甚也

今天下言男色者動以閩廣爲口實然從吳越  
至燕雲未有不知此好者也陶穀清異錄言京  
師男子舉體自貨迎送恬然則知此風唐宋已  
有之矣今京師有小唱專供搢紳酒席蓋官伎  
旣禁不得不用之取其初皆浙之寧紹人近日

則半屬臨清矣故有南北小唱之分然隨羣逐  
隊鮮有佳者間一有之則風流諸搢紳莫不盡  
力邀致舉國若狂矣此亦大可笑事也外之仕  
者設有門子以侍左右亦所以代便辟也而官  
多惑之往往形之白簡至於媚麗儇巧則西北  
非東南敵矣

衣冠格於文罔龍陽之禁寬於狹邪士庶困於  
阿堵斷袖之費殺於纏頭河東之吼每未減於  
敝軒桑中之遇亦難諧於倚玉此男寵之所以



日盛也

叙女寵者至漢事秘辛極矣叙男寵者至陳子高傳極矣秘辛所謂拊不留手火齊欲吐等語當與流丹浹藉競爽而文宋過之子高傳如吳孟子鐵纏稍等皆有見解而粉陣饒孫吳一語便是千古名通此等文字令人不能作也

鄧通之遇文帝臣不敵君也董賢之遇哀帝君不敵臣也彌子瑕之遇衛靈公陳子高之遇陳武帝君臣敵也而皆以凶終夫男色天猶妬之

况婦人乎

古者婦節似不甚重故其言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辰嬴以國君之女朝事其弟夕事其兄鴛奔狐綏之行見於大邦之主而恬不爲恥也聖人制禮本乎人情婦之事夫視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原自有間即今國家律令嚴於不孝不忠而婦再適者無禁焉淫者罪止於杖而已豈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於士君子而薄責於婦人女子也



古者輕出其妻故夫婦之恩薄而從一之節微  
今者非大故及舅姑之命陳於官不得出其妻  
則再醮者雖禁之可也定之以年亦可也  
父一而已人盡夫也此語雖得罪於名教亦格  
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來不可移易者也委禽  
從人原無定主不但夫擇婦婦亦擇夫矣謂之  
人盡夫亦可也

京師婦人有五不善饒也懶也刁也淫也拙也  
余見四方遊宦取京師女爲妾者皆罄資斧以  
供口腹散精神以遂其欲及歸故里則撒潑求  
離父母兄弟羣然鬻競求其勤儉幹家千百中  
不能得一二也

維揚居天地之中川澤秀媚故女子多美麗而  
性情溫柔舉止婉慧所謂澤氣多女亦其靈淑  
之氣所鍾諸方不能敵也然揚人習以此爲奇  
貨市販各處童女加意裝束教以書算琴棋之  
屬以徼厚直謂之瘦馬然習與性成與親生者  
亦無別矣古稱燕趙多佳人今殊不爾燕無論



已山右雖纖白足小無柰其犷性何夫同婦女  
姝麗而多戀土重遷蓋猶然京師之習也此外  
則清源金陵姑蘇臨安荆州及吾閩之建陽興  
化皆擅國色之鄉而瑕瑜不掩要在人之所遇  
而已  
羨姝世不一遇而妬婦比屋可封此亦君子少  
小人多之數也然江南則新安爲甚閩則浦城  
爲甚蓋戶而習之矣  
妬婦相守似是宿冤世有勇足以馭二軍而威

不行於房闈智足以周六合而術不運於紅粉  
俛首低眉甘爲之下或含憤茹歎莫可誰何此  
非人生之一大不幸哉  
人有爲妬婦解嘲者曰士君子情欲無節得一  
嚴婦約束之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故諺有曰  
到老方知妬婦功坐客不能難也余笑謂之曰  
君知人之愛六畜者乎日則哺之夜則防護柵  
欄惟恐豺狸盜而噉之此豈真愛其命哉欲充  
已口腹耳爲畜者但知人之愛已而不知人之



自爲也。妬婦得無似之乎。衆乃大笑。懼內者有二：貧賤相守，艱難備嘗，一見天日，不復相制；一也。枕席恩深，山河盟重，轉愛成長，積溺成迷，二也。齊大非偶，阿堵生成，威太阿倒持，令非已出，三也。婦人欲干男子之政，必先收其利，權利權一入其手，則威福自由，僕婢帖服，男子一動一靜，彼必知之。大勢既成，卽欲反之，不可得已。愚不肖之畏婦，怵於威也；賢智之畏婦，溺於愛也。

也。貧賤之畏婦，仰餘沫以自給也；富貴之畏婦，憚勃谿而苟安也。醜婦之見畏，操家秉也；少婦之見畏，惑牀第也。有子而畏勢之所挾也；無子而畏威之所劫也。八者之外，而能挺然中立者，噫亦難矣。夫子謂女子小人爲難養，書稱紂用婦言，詩稱哲婦傾城，凡婦人女子之性，無一佳者。妬也，怯也，拙也，嬾也，拙也，愚也，酷也，易怒也，多疑也，輕信也，瑣屑也，忌諱也，好鬼也，溺愛也，而其中妬



爲最甚故婦人一不妬足以掩百拙古今妬婦  
充棟不勝書也今略記於左  
后妃之妬者則若呂氏之人彘趙家姊妹之啄  
皇孫晉胡芳之將種賈氏之絨姑殺子梁郗氏  
之死爲巨蟒隋獨孤后之選官人惟擇肥大唐  
武曌之奪嫡篡位韋庶人之襲武風執宋李后  
之因齋殺嬪又若楚鄭袖教新人之掩鼻春申  
君之妾傷身以視君袁紹之妻殭屍未殯五妾  
駢首閔王延翰之妻縛練盡赤木掌摑人身

雷斧稍快人意縉紳則若叔向之母遺戒龍蛇  
敬通之妻親操井臼袁術之婦絞妾懸梁賈充  
之妻甘兒絕乳弱翁見窘於廣漢龐參見按於  
祝良王丞相九錫之嘲謝太傅關雎之諷桓宣  
武膽落老奴車武子釁起絳衣李相福一事無  
成而虛咽兒溺任瓌妻拜賜藥酒而立飲不疑  
劉孝標家道輒軻自比敬通裴談甘心崇奉譬  
之魔母宜城公主則耳剗鼻房孺復妻刻眉灼  
眼柳氏截舌斷指祖約身被刑戮榮彥遠面有



傷痕金媚孃支解名姬蘇若蘭捶辱舞伎魚玄  
機以疑殺婢蕭銓女以妬受譴玄齡夫人奉勅  
慷慨不辭飲駝杜業之妻雪涕申言恐誤任使  
崔鉉之見侮家僮楊文公之取嘲四畏陳龍丘  
獅子一吼拄杖落地諸葛元直見捉跽附面無  
人色沈存中常被夏楚血肉狼籍威福倒置於  
是極矣又其狠者京邑之婦繩繫夫脚陳覺之  
妻事婢若姑鐵臼嚴霜之歌衡陽三女之厄仲  
端忍饑於香圍康凝貽嗤於黑鳳慎言臙脂之

虎義方黑心之符以功封者哭其貴而見忘算  
本利者恐其多而娶妾荀婦庾氏無鬚之人不  
得入門武歷陽女桃花艷麗橫被摧折劉休之  
妻親賣帚笑恬不知改扈載燃香滴水令嚴五  
申李大壯縮髮安燈體如枯木廉恥道喪又何  
恠哉夫人之難割者愛也武氏欲傾王后則忍  
於殺已女湖倅見夫狎妓支解所生之兒人之  
所愛者生也段氏因夫誦洛神賦而卽夜自沈  
范寺承妻見夫衾有妓鞋而闔門自縊其子之



不愛而又何愛於人子其身之不惜而又何惜  
於人哉至於介推之妹廟前清泉千尺婦人靚  
粧必致雷雨吳興桑乞之妻死而因夫再娶自  
日現形操刀割勢蜀功臣家富聲伎妻在不敢  
屬目妻死之後方欲召幸大聲霹靂起於牀貴  
驚怖得病竟殞其軀鄭尉李寒納姬楚賓死而  
別婚見其投藥浴中筋骨皆散華亭衛寬夫妻  
死再娶形見堂中生子為崇竟致不育如此等  
人何不捉入無間地獄而使之為厲耶或曰十

殿閻君恐亦畏婦余笑謂宋紹興間姑蘇龍王  
嬖妾為其夫人妬虐致死天帝行刑大風驚潮  
數百里夫幽明一理也陰間豈無懼內之鬼神  
哉書之以發一笑

貴婦多妬妬婦多壽同生同死有若宿冤太平  
廣記載秦副將石某苦妻之妬募刺客殺之十  
指俱傷卒不能害如此數四竟與偕老故治妬  
者輕則當如宋明帝之於劉休妻決杖二十賜  
妾別處重則我太祖之於常遇春妻茹醢其



肉以賜羣臣彼倉庚之羹不可多得安能人人  
而飲之哉一云 太祖所殺是 中山王徐達夫人  
使天之於妬婦皆如王延翰之妻也然亦不勝  
其雷矣使君之於妬婦皆如常開平之妻也然  
而不勝其醞矣使佛之於妬婦皆如梁武帝之  
郗氏也然而不勝其馘矣使巫之於妬婦皆如  
牽羊之婿也然亦不勝其祭矣惟有高陽桂昌  
之妻截婢指而已指落截婢舌而已舌爛庶幾  
有懼乎

宋時妬婦差少由其道學家法謹嚴所致至  
國朝則不勝書矣其猥瑣者無論吾獨嘆王文  
成伯安內談性命外樹勳猷戚太將軍元敬南  
平北討威震夷夏汪少司馬伯玉錦心繡口旗  
鼓中原而令不行於閨內膽常落於女戎甘心  
以白鍊之剛化作繞指也亦可恠矣昔人云禽  
之制在氣然則婦之制夫固有出於勇力之外  
者矣措太庸人比屋可封不足責也

汪伯玉先生夫人繼娶也蔣姓性好潔每先生



入寢室必親視其沐浴令老嫗以湯從首澆之  
異事卽出翌日客至門先生則以髭髮辭人咸  
知夜有內召矣侍先生左右者男皆四十以上  
嫗皆六十以上其它不得見也先生所以嚴事  
之亦至矣然少不當意輒責令蒲伏盛夏則置  
蚊蚋叢中隆寒則露處以爲常先生每一聞夫  
人傳教汗未嘗不灑浙也先生有長子稍不慧  
婿於吳數載矣一旦被酒戲言欲娶妾婦怒其  
伺其寐也手刃其勢踰月而死先生令切責婦

幽之暗室又數月迺自雉余以戊戌歲至新安  
時蔣夫人猶在也

戚元敬原不畏婦後因出師以軍法斬其子自  
是夫人怨恨誓不爲置媵戚無如之何乃蓄之  
它室十餘年生一子矣一日謀稍泄夫人大恚  
欲得而甘心焉戚許以翌日時夫人有弟在幕  
戚召語之曰亟以三策語若姊子母俱全上策  
也出其母而囚子次策也若必欲殺吾子吾當  
師死士入室先斬而姊次斬若次滅而宗而後



棄官爵而逃耳吾轅門以三通鼓爲節立俟報命弟入膝行涕泣爲姊言之不可次又不可門外鼓而譟弟大哭曰姊死不足計獨不念滅門耶迺報可令妾入各決數十杖撫其子而泣留之室卽日出其妾妾歸家俱守志不嫁越數年夫人卒一妾復歸公時咸謂戚將軍能處變也

江氏姊妹五人皆妬惡人稱五虎有宅素凶人不敢處五虎聞之笑曰安有是入夜持刀獨處

中堂至日帖然不聞鬼魅夫妬婦鬼物猶畏之而况於人乎

美婦則有仍之髮光可以鑒昌容之仙隔窻見骨條塗之二赤烏之二妹喜遷夏姐已傾殷褒妣覆周麗姬傾晉孔父之室美而稱艷巫臣之姬雞皮二少南威入晉三日不朝夷光歸吳蘇臺爲沼髮顏之婦國色見稱吳廣之女顏若若榮鄭袖擅楚陰江爭趙敬君以畫自媒女環以計求進韓憑有婦羅敷有夫息媯不言如臯不



笑至於宓妃青琴毛嬙鄭旦先施陽文吳娃傳  
予白台閭須旋娟提謨閭嫩子奢雖事蹟鮮聞  
時地莫考而名標載籍不可厚誣自漢而降則  
戚夫人之翹袖折腰李夫人之絕世獨立阿嬌  
貯之金屋鈎弋擘拳自開麗娟吹氣勝蘭昭君  
光動左右飛燕掌上可舞合德膚滑不濡文君  
眉若遠山麗華名動人主女瑩朝霞和雪一喬  
獨步江東夜來鍼絕瓊樹鬢蟬宋臘清歌絳樹  
妙舞甄氏驚鴻之姿甘后亂玉之質莫愁抱腰

江水不流麗雲一曲醉者頓醒劉琰以浴容見  
疑東美以比肩傅子潘以愁而惑人張旣死而  
不舍荀婦賈女俱云絕倫朝姝洛珍同時擅寵  
劉聰六后天錫一姬金谷墜樓之人香塵輕軀  
之媛翔風以春華見美宋禕以吹笛擅聲桃葉  
以渡江興歌絡秀以門戶屈節徐月華歌聲入  
雲孫荆玉反腰貼地武康阮公之溪章浦蓮花  
之瑞陳則麗華貴嬪隋則寶兒絳仙玉兒步步  
蓮花小憐生死一處太真姊妹脂粉不施浙東



舞女蘭氣融冶梅妃寵奪上陽俊娥情深來夢  
知之身殉碧玉何恢掌失耀華仙娥時充使典  
素娥獨避正人盈盈姿艷冠絕一時真真未諧  
扼腕千古薛瑤英香肌玉骨金媚孃沫墨劈戩  
倩孃端妍絕倫紫雲名不虛得杜牧之尋春較  
遲羅虬之比紅已晚宵孃新月凌雲保儀華麗  
冠絕蜀之花蕊色藝俱工劉氏瓊仙手袖獨擅  
侯君集之飲乳不飯白樂天之細口纖腰韓氏  
之園桃巷柳蘇家之琴操朝雲奇章真珠之室

玉堂翠翹之枝鏡兒絕代之姿張紅記曲之捷  
畢誠所獻相國驚魂韓弘所遺一軍奪目至於  
鶯鶯燕燕盼盼師師紅紅轉轉小小愛愛李娃  
感鄭小玉殉李韋孃斷刺史之腸柳姬感章臺  
之咏非烟紅拂不甘非偶琴客宋熊老而失身  
解愁幸遇大樞素娥終辭洵美史鳳迷香之洞  
鸞兒袖裏之春若而人者皆艷質照一時香骨  
留千古矣王元美謂酸土所獲不堪上駟吾獨  
以爲不然夫遇合有時愛憎有命故當其求也



或羅之四海而不遇，或遘之州里而偶，得及其  
愛也。或三千粉黛而不足，或一人專房而有餘。  
彼豈銖銖而稱寸寸，而度哉！但帝王之事，易於  
夸張，而士庶之家，莫為標榜。至於負絕世之姿，  
而匹偶非類，湮滅不稱者，又不可勝數也。吾讀  
彩鳳隨鴉之語，傷世有暗投之珠，詠紫鸞舞鏡  
之詩，恨時無報仇之劍，薄命如許，虛名安用？夫  
欲無附而成名，文士尚難之，况婦人乎？  
婦人以色舉者也，而慧次之，文采不章，幾於木

偶矣。但以容則纒纒接踵，以文則落落晨星。古  
無論已。自漢以降，則文君白頭之吟，婕妤團扇  
之咏，烏孫黃鵠之歌，徐淑寶釵之札，道韞咏雪  
崔徽寫真，石氏房者有春華秋實之篇，李家雪  
兒任品藻，雌黃之選，驛騎雙果，絳仙之秀色，可  
餐珍珠，寂寞梅妃之光輝，滿座賢妃，昭容擅秀  
於宮闈，季蘭玄機流芬於彤管，校書管領春風，  
燕樓殘燈伴曉花，蕊宮詞易安，金石小叢，鴈門  
容華，宿鳥蘇小，青驄之咏，曹姬玉殿之仙月，英



惆悵之篇慎婦望夫之作此皆不櫛之蘇李無  
晨之王孟元白遜其揮毫沈宋服其衡藻若伏  
生之女口授尚書韋逞之母博究經典班氏手  
續兄書文姬記錄先業皓首大儒不敢望焉至  
於竇氏璇璣以八寸之錦八百餘言縱橫反覆  
皆成文章奪真宰之秘洩造化之工可謂出聖  
入神亘古一人而已誰謂紅粉中無人乎若夫  
殘篇賸語為時贈炙而名姓磨滅莫知誰何如  
武昌之伎有楊花撲面之句如意女子有人鴈

一行之作鳳兒寄怨花枝霞卿傷春粉壁彩鳳  
隨鴉已斃徼兒之手枝頭梅子幾週鐵面之腸  
見於紀載尚未易更僕數也稍為拈出以為蛾  
眉吐氣若夫角枕贈答楊華寄情看朱成碧之  
詩綠慘雙蛾之句非不婉至而宜淫敗度吾無  
取焉

唐范陽盧某母瑯琊王氏於景龍中撰天寶迴  
文詩凡八百一十一字誠其子曰吾沒之後爾  
密記之若逢大道之朝遇非常之主當以真圖



上獻至玄宗朝東平太守始上之高適代爲之  
表言其性合希夷體於靜默精微道本馳騫玄  
關旁通天地之心預記休徵之盛循環有數若  
寒暑之遞遷應變無窮類陰陽之莫測果爾則  
王氏不但詞華巧思亦且未事先知又高竇氏  
一着矣而名不甚張豈非有幸不幸耶

范蔚宗傳列女而及文姬宋儒極力詆之此不  
通之論也夫列女者亦猶士之列傳云爾士有  
百行史兼收之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至於方

枝緇流一事足取悉附紀載未聞必德行純全  
而後傳也今史乘所載列女皆必早寡守志及  
臨難捐軀者其他一切不錄則士亦必皆龍逢  
比干而後可甘何其薄責縉紳而厚望荆布也  
故吾以爲傳列女者節烈之外或以才智或以  
文章稍足膾炙人口者咸著於篇卽魚玄機薛  
濤之徒亦可傳也而况文姬乎

唐明皇時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二宮東都大內  
上陽兩宮宮女幾四萬人侍寢者難於取舍至



五卷  
為彩局以定勝負古今掖庭之盛未有過此者  
也而猶借才於壽邸佳人之難得詎不信哉  
飛燕能於掌上舞風雪之中體無疹粟故當是  
古今第一人物而成帝猶以為不及昭儀體自  
香也遂令千載國色零落於諸宮奴侍郎之手  
不幸孰甚焉  
白樂天有舞妓名春草蘇長公有侍妾名榴花  
秦少游侍兒名朝華武翊皇有婢名薛荔此傳  
紀所罕見者

名伎之惑人喪家亡身者多矣姆妾則原碧亂  
王櫻桃惑石雷尚書奸政於始興馮成母敗度  
於崔懷竒章以真珠喪譽元實以紅鸞捐軀薛  
荔能惑三頭紫光卒敗元湛賢智之人不能自  
克何也至於迷惑伉儷以殞其軀若長卿之於  
文君荀粲之於曹氏抑又罕矣文君猶直得二  
死奉倩遺才存色非難遇也而以身殉之不亦  
可以已乎

才智之婦史不絕書至於辛憲英者度魏祚之



不長知曹爽之必敗算無遺策言必依正當是  
列女中第一流人物也其次則唐侯敏妻黃氏  
耳方則天朝來俊臣強盛而妻逆知必敗勸敏  
自遠俊臣怒出爲武隆令妻曰但夫莫求住出  
關而俊臣敗及抵忠州以錯題紙爲州將所督  
不許上在妻曰但任莫求去無何賊破武隆敏  
又獲免此豈有風角術耶何其奇中也  
狄梁公之仕女主也有取日之績姚廣孝之佐  
靖難也有化國之勳而皆爲其姊所羞士君子

之識見固有不及婦人女子者抑亦爲功名所  
迷耶

高涼先氏以一蠻女而能附循部落統馭三軍  
懷輯百越莫安黎黎身蒙異數廟食千年其才  
智功勳有馬援韋皇后不敢望者孀子軍夫人  
城視之當退十舍而徵側趙姬輩無論已國  
朝士官妻在氏者勇鷲善戰嘉靖末年倭患嘗  
調其兵入援浙直戎裝跨介駟舞戟如飛倭奴  
畏之使其得人駕馭亦一名將也



馮夫人錦車持節以和戎浣花夫人出財募兵以禦敵斬王夫人身援桴鼓繡旗女將力敵李全可謂女丈夫矣彼一丈青陳碩真等雖盜賊之靡亦一時之雄也辱弁儒將有媿於婦人者多矣至華陽志所載荀崧小女年方十二父爲杜曾所圍女率勇士潰圍而出賊追甚急且戰且前卒詣周訪請救兵破賊全城此尤振古所未聞也

荀奉倩云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此

是千古名通女之色猶士之才也今反舍色而論才則士亦論以色舉而龍陽彌子列游夏之上矣豈理也哉但佳人之難得較之才士爲甚耳

世傳賈充女與韓壽通者訛也壽先與陳騫女私通約娶之未娶而女亡壽乃娶賈氏故世誤以爲充女而晉書騫弟維與其子與忿爭遂說騫子女穢行騫表徙弟以此獲譏於世則騫女之事亦未必然矣觀武帝賈公女五不可之語



則其姊妹似非光麗艷逸端美絕倫者  
趙昭儀為卷髮號新興髻是時禍水未成而已  
兆新室之讖矣李煜之天水碧亦然  
蒲衣八歲而為舜師孳子五歲而為禹佐伯益  
五歲而掌火項橐七歲而為孔子師古之聖賢  
生而神靈長而狗齊固不在夙慧之列也其次  
則太子晉八齡而言服師曠甘羅十一而辯動  
張唐子奇有化阿之聲魯連杜田巴之口荆子  
十五而攝目問立十八而願仕外黃小兒迴暗

啞之威楊家童烏與太玄之筆吳氏季子江夏  
黃童子琰對日文舉辯果自此以降史不絕書  
若二歲則黃冰誦詩能避騫崩之諱德興切韻  
知辯四聲之殊蔡伯晞神童應薦官拜秘書四  
歲則任彥升誦詩數十篇陸元淵問天地何窮  
際楊公權對四聲而指燈盞柄曲蕭穎士屬文  
觀書一覽即誦呂嗣興誦書吟詩應對不窮趙  
郡王子獻讀孝經而流涕五歲則王絢草翁必  
舅之戲玄齡從戲昂霄之姿劉瓛聞管寧傳而



精意聽受到沈見屏風詩而一誦無遺蘇頌依  
依漢陰之語元之嫦娥玉簪之詠黃廷堅徧讀  
五經劉穀兼通陣法六歲則士龍已有詩名劉  
顯盡誦書史陸瓊能作五言徐勉爲文所霽簡  
文面試攬筆立成德林二都十日便熟王子安  
構思無滯楊弘農立咏彈碁七歲則愍懷牽武  
帝之裾百藥辨瑯琊之稻賈嘉隱松槐之對宋  
廣平鵬賦之誦鄴侯賦方圓動靜之篇楊藏之  
有鼓吹官私之味高定有伐君之問晏同叔有

神童之薦馬略閉室讀書長吉荷衣面賦韋弘  
育日念毛詩一卷楊大年談論一如成人夏侯  
榮百餘奏疏一自不遺而國初江左驛卒之  
子有天子龍庭之對不知姓名亦可惜也八歲  
則任昉月儀之製何妥眷顧之答伯玉覆局於  
帝前義府借棲於宮樹劉晏時稱國瑞嚴武推  
殺玄英九歲則楊厚孝迴親心崔倓秀才應選  
慕容農參辰之問虞荔十事之對員俶昇壇而  
詞辯鋒起宋璟夢鳥而藻思日雄十歲則賈逵



暗誦六經金鑾書堪勒石謝朓土山之賦沈璞  
強識之資邢子才霖雨五日而漢書悉遍李善  
寧子詠貧家壁而略不構思十歲以上不勝書  
矣然或岐嶷於穉年而汨沒於末路或幼見其  
一斑而長集其大成是又在于器量之盈虛學  
問之加損器盈者苗而不秀學寡者美而無成  
或天固限之而亦人實斲之也

洛陽楊牢絕乳卽能詩白樂天七月未能言而  
識之無一字王家方能言爲賊所負而以討自

脫此其穎異又在向者諸人之上矣 國朝洪  
鍾以四歲舉李東陽以五歲舉皆入翰林程敏  
政楊一清俱以八歲舉而楊少師廷和以十二  
歲舉孝廉於鄉亦二百年來所無也

曾子七十迺學詩荀卿五十始學禮公孫弘四十  
始讀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  
始授孝經而皆成大儒早慧者莫敢望焉豈  
其不慧於初年而頓悟於晚歲抑由資於天資  
而勝以人力也夫子謂參也魯而曾子竟以魯



得之人可以資鈍而自棄哉

晚遇則呂望八十之年鬻熊九十之歲楚丘七十而見孟嘗公孫弘六十而舉方正顏驥龐眉馮唐皓首貢禹年八十方遷光祿張柬之八十以司馬拜相杜德祥放榜曹松等五人皆七十餘時有五老之稱宋梁灝以八十一狀元及第陳脩以七十三探花及第金河中胡光謙以八十舉進士國朝錢習禮年近八十猶在翰林楊勳周詔皆八十餘以長史從龍擢拜卿士

其他七十以上登科第而名不顯者固不勝紀也

公安劉珠為江陵張相君父執萬曆辛未江陵主文衡珠始登第年八十餘老矣其壽相君詩曰欲知閣老山為壽但看門生雪滿頭又十餘年始卒

奴婢亦人子也彼豈生而下賤哉亦不幸耳衛青紀勳麟閣王斌仕至太守李善流譽於托孤熊翹受知於潘岳王安存祖氏之宗都見化陽



城之德王義身捍白刃李鴻力給錐力杜亮愛  
穎士之博奧銀鹿佐魯公以忠貞近代如陳迪  
抗節靖難身膏斧鑕獨家奴來保收其遺骸浦  
江鄭氏家僮施慶執親之喪三年不御酒肉此  
皆士君子之所難而陶侃之海山使者權同休  
崔千牛之異人寄迹嚴安脫胡煌於雷厄又不  
論矣至於婢媵篤生名世者往往而是不可殫  
述天固不以族類限人矣而人顧苛責此輩至  
犬彘之不若亦何心哉

馮子都寵於博陸秦官幸於梁冀依馮城社亦  
權門之弄臣也國朝嚴分宜當國家人末年  
者號鶴坡招權納賄與朝紳往來無不稱鶴翁  
者一御史至與之結義兄弟云後張江陵相君  
家奴游守禮勢出嚴上號曰楚濱詞館諸君至  
爲詩文贈之通侯緹帥與往來燕飲鮮衣怒馬  
據上坐偃然矣後事敗俱誅苑嗟夫權之所在  
愛之所偏卽始與之賢尚有雷尚書之感况其  
下此者乎按江陵家奴尚有宋九王五者九善  
詞翰而權不及游五頗有識常笑其



五奈絲 卷八  
九傳者七能游也

奚婢之子則無恤翹趙田文張齊燕姑蘇鄭唐  
見啓漢遙集亢宗裴秀令望王琨托體恭心良  
貴借胎寮友其它名公鉅卿又不可勝數也虞  
仲翹云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  
源其識卓矣

郭氏青衣捧劍言願為夷狄之鬼恥作愚俗蒼  
頭柳仲逞之婢鬻於蓋巨源家見其主市綾羅  
親自選擇酌酢可否則失聲而作曰死則死耳

安能事賣緝牙郎乎夫奴婢有見解者其學識  
過主家百倍而欲強役使之得乎

鄭文家婢皆誦詩書劉琰雪白丫頭能誦魯靈  
光賦蕭穎士之僕愛才死而不去蘇眉山之婢  
易馬感而觸槐至於近代青衣能文章者又比  
比也

古者生齒不繁故一夫百畝民無游食今之人  
視二代當多十數倍故游食者衆姑勿論其它  
如京師閹豎官女娼妓僧道合身之已不啻十萬



人矣。其它藩省雖無婦寺而緇黃游方接武遠近粉黛倚門充牣城市巨室之蒼頭使女擬於王公綠林之亡命巨賈多於平民昔人謂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噫何啻十而已耶。今時娼妓布滿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計其它窮州僻邑在在有之終日倚門獻笑賣姪爲活生計至此亦可憐矣。兩京教坊官收其稅謂之脂粉錢。隸郡縣者則爲樂戶聽使令而已。唐宋皆以官伎佐酒。國初猶然。至宣德初

始有禁而緇紳家居者不論也。故雖絕迹公庭而常充物里閨。又有不隸於官家居而賣姪者謂之士妓俗謂之私窠子。蓋不勝數矣。昔秦始皇之法夫爲寄殺之無罪女爲逃嫁子不得毋至今日而偃然與衣冠宴會之列不亦辱法紀而羞當世之士哉。噫是法也誰爲作。循管子之治齊爲女間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佐軍國則管氏者又嬴政之罪人也。左傳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殺艾殺者牽牡豕



以行淫者也方言云燕朝鮮之間謂之猥爾東謂之瑣詩一發五猥是也故以男子之淫於它室者名之秦始皇會稽碑作寄猥今人以妻之外淫者且其夫為烏龜蓋龜不能交而縱牝者與蛇交也云云云污閨之訛耳又謂之忘八以其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者俱忘也錄於官者為樂戶又為水戶 國初之制綠其中以示辱蓋古赭衣之意而今亡矣然單開尚以綠頭巾相戲也

世間人可貴而亦可賤可愛而亦可憎上可以陪王公而下受辱於里胥不敢校者伎與僧耳道尼不足數也故名伎高僧皆能奔走一時流芳千古而其猥劣頑賤嗜利無恥者至為悲由乞兒所不屑然伎既以色失身而僧亦以髡滅倫所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釋氏輪迴之說所以勸世之為善也而有不足取信者何也不論脩行與否但欲崇奉其教則世豈無詆佛之君子而持經茹素之窮兇極惡



乎一也生前之吹求太苛而死後之懺悔太易  
當其生則一物一命錙銖報應而及其死則彌  
天之罪一懺卽消愚民自且以爲無所逃於生  
前而妄冀不必然於身後何憚而不爲惡二也  
夫君子之爲善原不爲身後計也至於小人雖  
憲典火烈殺人奸盜猶不絕踵而况地獄之眇  
茫乎至於回頭卽岸之說大盜巨賊以此自文  
者多矣惟聖人之言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降之百殃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

足以滅身噫何其簡而易行也

今之釋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宮盛於鬻舍唵誦  
呪唱贊於絃歌上自王公貴人下至婦人女子  
每談禪拜佛無不灑然色喜者然大段有二端  
血氣已衰死生念重平生造作罪業自知無所  
逃竄而藉手苦空之教冀爲異日輪迴之地此  
一惑也其上焉者行本好奇知足索隱讀聖賢  
之書未能躬行實踐厭棄以爲平常而見虛無  
寂滅之教聞明心見性之論離合恍惚不着實



地以為生平未有之奇且代不傳之秘及一則  
足不能自返而故為不可摸捉之言以掩之本  
淺也而深言之本下也而高言之本近也而遠  
譬之本有也而無索之如中間一條大路不行  
却尋野徑崎嶇百里之外測景觀星而後得道  
自以為奇此又一惑也先之所惑什常七八後  
之所惑百有一二其於釋氏宗旨尚未得其門  
戶况敢窺其堂奧哉至於庸愚俗子貪生畏死  
妄意求福又不足言矣

以吾儒之教譬之為貧賤所驅迫發憤讀書期  
取一第以明得意者此佞佛以求免輪迴者也  
志願已畢自揣無以逾人而倡為道學之說或  
良知或止脩拾紙上之唾餘而刻畫粧飾以欺  
世盜名而世亦靡然從之直謂上接洙泗之傳  
闡洛不論也此離合恍惚自以為奇者也至於  
老學究童而習之白尚紛紛藉口青衿以別凡  
民則亦愚庸之妄意求福者而已其於吾儒之  
道何曾彷彿夢見耶



五教總論 卷六  
三教之最失其傳者無如道家當時老氏之教  
清淨無爲而已施之於治則絕聖去智拙手折  
衡使結繩之治可復原以用世而非以長生也  
至於赤松子魏伯陽則主煉養盧生李少君則  
主服食下至張道陵寇謙之則主符籙篆呪愈  
趨而愈下至近世黃冠如林靈素者流則但醮  
祭上章祈福禳罪而已蓋不惟與清淨之旨大  
相悖謬卽煉養服食之旨駐年羽化之術亦槩  
乎未之有聞也夫逢掖之口周孔猶能論其世

髡緇之托釋迹猶能誦其言至道流黃冠口不  
絕聲稱太上老君矣彼詎知社史爲何人五千  
言爲何物大道上德之宗旨爲何事耶而悉依  
托之伯陽氏以自立於三教之一也不亦大可  
羞耶

高僧坐化往往見之史傳此不足異也萬曆戊  
申秋長溪僧天恩者來福州講經於芝山寺一  
旦無疾而終跌坐自如略無傾側此余所親見  
也當天恩在時吾輩雖從之遊未有信其高者



惟友人林熙工陳惟秦皆往拜爲弟子其平日  
苦脩余不得而知矣又有立化者有倒立而化  
者雖自眩變相要非空寂之教所急也相傳高  
僧化後髮爪皆如生時唐僧義存沒後置函中  
每月其徒出之髮爪皆長輒爲剪雉以爲常經  
百餘年不廢後因兵火亂始封而灰之墨客揮  
犀所載鄂州僧無夢亦然後爲一婦人手摸而  
觸之遂不生至於仙蛻余在武夷見其一齒髮  
手指宛然如故但枯槁耳余每竊嘆以爲釋氏

之教天地萬物一切歸於虛無故毀形滅性直  
欲參透本來面目其於四大色身不過百年之  
暫寄寓何爲旣死之後猶戀戀不忍舍如此至  
若神仙暫遊萬里少別千年世間一切事棄如  
脫屣豈復愛護其委蛻而不令其朽腐哉則神  
仙之見解反不若蛇蟬之屬脫然無累矣此理  
之不可解者也  
謂死者爲必有知乎則鬼魅縱橫冥途亦不勝  
其繁擾也謂死者爲必無知乎則夢兆聆響禍



五經總論 卷八  
福感驗不可誣也。聖人之言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如在其右。夫以爲無，則何爲贊其盛？以爲有，則直云在而已。何言如？在也。有無之間，不可思議者也。故曰：未知生，焉知死？生死一理也。人得天地之氣以生，及其死而氣盡矣。然有未遽盡者在也。上焉者得正氣爲聖賢，爲名世，死則爲神，爲靈，亘古不磨。此卽生時之顯達者也。中焉者，氣有踳駁，根皆頑鈍，倏而成形，倏而復命，自來自去，無復拘束。此

卽生時之齊民也。下焉者，淫氣所鍾，濟惡不才，或爲大厲，或爲羅刹，譬之草木中之鉤吻禽獸，中之虎狼，則幽冥主者亦必有刑獄狴犴之具，以禁制之。猶生人之有十惡不道，而困於園土者也。故知生之說，則知死之說矣。

老氏之說終是貪生，釋氏之說終是畏死。人須得到死生不亂，方有着脚地位。宋僧有云：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此格言也。如尹師魯、劉子澄等



平日皆有大見解方到得此今人平日矢口聖賢至臨死之時顛倒錯亂或牽戀不忍舍者其無實學可知矣

死生之際一生學問大關頭也然有名為巨儒而處死反不及常人者如林兆恩會通三教自謂海內一人而臨死乃病狂喪心便溺俱下吾郡一搢紳王鏞者平日無所聞年踰八十自知死期戒訓子孫無作佛事仍賦長詩一篇既而曰明日未能便去後日望日也吾當以十六日

去至期沐浴衣冠談笑而逝此豈有宿根耶抑平日不言躬行人有不及知耶林之虛名高王十倍而死生之間迥別乃爾殊可怪也

釋氏教人臨終之時不思善不思惡一念堅定直至西天夫不思惡易也至不思善則近於大而化之境矣昔人所謂善且不可為况於惡乎然方寸之中惟此一念既不思善思惡此心放頓在何處此處尚有議論不得也  
學佛者焚身惑眾懼人之不信也而托之火化



求仙者橫罹非命懼人之見笑也而托之兵解  
則世之惡疾而自焚者皆佛也覆法而正刑者  
皆仙也人之愚惑一至於此  
僧之自焚者多由徒衆誑人捨施願欲既厭然  
後誘一愚劣沙彌飲以瘖藥縛其手足致之上  
座而焚之耳當烟焰漲合之際萬衆喧闐雖掙  
扎稱冤不聞也亦有無賴貪得錢帛臨期服水  
片數鉢者但覺寒戰烈燄焦灼殊無痛楚故遠  
近信之布觀雲集至於灼頂燃燈鍊指斷臂剔

自接踵相望大約僞者十七眞者十三爲利者  
十九爲名者十一皆非禪學之正宗也  
史傳所載僧自焚者有三其一唐李抱眞爲潞  
州節度使兵荒之後財用窘竭素與一僧交善  
乃謂之曰事急矣欲借師之道以濟軍國可乎  
僧曰性命可捐它無所惜曰師但投牒言欲自  
焚吾爲地道與州宅通火發之頃卽潛身而入  
彼此俱無所損因引僧至地道往來無阻僧信  
之遂積薪高坐說法辭世李親率將校膜拜舍



施於是州人響應雲集貨財山積剋期舉火李  
已命人潛塞地道頃刻之間僧薪俱灰收其施  
財以充公帑別求如舍利者數十枚建塔葬之  
其一宋某人爲某官有僧投牒欲自焚判許之  
至期親往驗視見僧兩眼凝淚不動問之不答  
乃令人梯取之授以紙筆乃自言其處遊僧至  
此寺衆欺其愚弱誑言惑衆厚得錢帛至期藥  
而縛之耳遂按誅諸僧毀其寺又其一元時達  
魯花赤爲政不通漢語動輒詢譯者江南有僧

田爲豪家所侵投牒訟之豪厚賂譯既入達魯  
花赤問譯僧訟何事譯曰僧言天旱欲自焚以  
求雨耳達魯花赤大稱讚命持牒上譯業別爲  
一牒卽易之以進覽畢判可僧不知也出門則  
豪已積薪通衢數十人昇僧昇火中焚之然則  
從來火化之妄惑往往如是矣  
道家之教若徒以功行積滿白日昇天尚可以  
誘人爲善卽非柱下黃石宗旨吾不之責也彼  
熊經鳥伸鍊形住世已自是貪生業障無益於



時而况於黃白龍虎之術房中采戰之方貪利無厭縱欲敗度以之求長生何異適燕而南向郢哉道家之旨清淨無為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况神仙乘雲御氣下視塵寰縱有大藥點化山河大地盡成黃金亦復何益於身心性命而且必無之事也然世間固有一種癡人妄想甘受邪術所欺而崇奉感溺至破家亡身而不顧者此又不如佞佛持素差覺安靜耳

吾友曹能始嘗言人雖極善然一入公門作胥曹無不改而為惡人雖極惡然一入佛寺作比丘無不改而為善余大笑君但見其形骸耳不聞有不要錢提控及殺人放火和尚耶然此語誠有致不獨此也吾輩縱極高雅一入公門說公事便覺帶幾分俗惡縱極鄙俗一入佛寺看經啜茶便覺有幾分幽致士大夫不可不存此想也

天下僧惟鳳陽一郡飲酒食肉娶妻無別於凡



民而無差役之累相傳。太祖湯沐地以此優恤之也。至吾閩之邵武汀州僧道則皆公然蓄髮長育妻子矣。寺僧數百惟當戶者一人削髮以便於入公門。其它雜處四民之中莫能辨也。按陶穀清異錄謂僧妻曰梵嫂。番禺雜記載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則它處亦有之矣。此真所謂幸民也。

先為僧而後入仕者宋湯惠休唐賈島蔡京宋法崧也。先仕而後為僧者漢陽城侯劉俊南齊

劉勰梁劉之遴張纘魏元大興唐圓淨南唐姚結耳宋饒德操佛印元來復見心也。先為道士而後入仕者唐魏徵盧程元張甫。國朝陳鑑也。先仕而後為道士者唐賀知章鄭銑郭仙舟宋李太尉也。先為僧又為道而後仕者唐劉軻也。先入仕懼禍為僧道而後又仕者梁伏挺唐徐安貞也。近時閩李贄先仕宦至太守而後削髮為僧。又不居山寺而遨遊四方以干權貴人多畏其口而善待之。擁傳出。入髡首坐肩輿張



黃蓋前後呵殿余時在山東李方客司空劉公  
東星之門意氣張甚郡縣大夫莫敢與均茵伏  
余甚惡之不與通無何入京師以罪下獄死此  
亦近於人妖者矣

趙普王旦皆宋名臣然且於臨終遺命髡首披  
緇而普一女皆出家爲尼長號智果大師次號  
智圓大師其可笑如此

僧道拜大位者則唐懷義于什方葉靜能鄭普  
思尹惜宋林靈素元劉秉忠 國朝則姚太師

廣孝邵太宗伯元吉陶少師仲文三人而已然  
廣孝爲佐命元勳功參帷幄蓋陸法和佛圖澄  
之流也雖拜大位而終身不娶妻不蓄髮晚年  
里居布衲錫杖蕭如也雖未成正果似亦得度  
世法門者邵陶皆以房中邪術取悅一時其品  
又在林靈素之下矣

世傳上中下八洞皆有仙人故俗動稱八仙云  
如所謂鍾離鐵拐韓湘子張果老之屬皆列仙  
傳採拾而強合之耳張果乃明皇時術士與羅



公遠葉法善同在朝非仙也獨呂洞賓者史傳  
所載靈異之蹟昭彰在人耳目想不可謂之全  
誣今世所傳純陽詩字甚多如朝遊北海暮蒼  
梧及石池清水是吾心者好事者哀爲之集但  
純陽唐人既舉進士又列仙籍而其詩乃類宋  
人口吻豈亦後人傳會所成耶不然既遺世高  
舉而又屢降人間若戀戀不忍舍者何也退之  
云我自屈曲住世間安能從汝求神仙此視純  
陽去而復來者過之遠矣

宋瑞州高安縣鄭氏女定一孀者臨嫁汲井忽  
有彩雲覆之升天州縣以聞立祠建廟祈禱輒  
應既而廉之則因與人通而孕父母醜之密售  
於傍邑而托詞惑衆耳無何新建有關氏者僱  
一婢訊之卽仙姑也昌黎謝自然華山詩意亦  
可見不獨此也漢末張道陵避瘴丘社得呪鬼  
之術遂以符術使鬼療病後爲蟒蛇所吞子衡  
奔往覓屍不得乃生糜鵠足置石崖頂託以白  
日昇天至今歷代崇奉稱爲天師良可笑也



張道陵初以妖術惑衆治病者令出五斗米故  
世號米賊陵死子衡傳其道衡死曾復行之曾  
母有姿色出入益州牧劉焉之家以曾爲司馬  
後劉璋立殺曾母及家室曾遂據漢中以叛後  
爲曹操所攻降魏爲鎮南將軍張之本末不過  
如此自晉及唐尚未有聞至五代遂稱天師歷  
宋元未有非之者據廣信之龍虎山金碧殿宇  
偃然爲世業矣我太祖皇帝曰至尊者天豈  
有師也削之止稱真人然以一品秩傳流後裔

亦幸之甚矣真人每入觀沿途民爲鬼魅所惱  
者悉往投牒所至成市聞其符錄亦有驗者故  
愚民信奉之也萬曆間京師大旱適真人入朝  
上命留之禱雨終不効乃遣之則其伎倆亦  
與尋常黃冠一間耳

今天下有一種吃素事魔及白蓮教等人皆五  
斗米賊之遺法也處處有之惑衆不已遂成禍  
亂如宋方臘元紅巾等賊皆起於此近時如唐  
賽兒王臣許道師皆其遺孽而吾閩中又有三



五奈糸 卷八  
教之術蓋起於莆中林兆恩者以良背之法教  
入療病因稍有驗其徒從者雲集轉相傳授而  
吾郡人信之者其衆兆恩死後所在設講堂香  
火朔望聚會其後又加以符籙醮章祛邪捉鬼  
蓋亦黃巾白蓮之屬矣兆恩本名家子其人重  
意氣能文章博極羣書倭奴陷莆後骸骨如麻  
兆恩捐千金葬無主屍以萬計名遂大譟其後  
著二教會編授徒講學頗流入邪說而不自知  
既老病得心疾水火不顧顛狂逾年乃死此豈

真有道術者而閩人惑之至死不悟也今其徒  
布滿郡城其中賢者尚與士君子無別一二頑  
鈍不肖者藉治病以行其私奸盜詐僞無所不  
有其與邪巫女覲又何別哉余十二西時見三  
教書心甚不殊著論以闢之今亦不復記憶及  
既長入閩觀其行事益自負前言之不妄也  
古有百家九流而今之行世者僅僅數家而止  
至於墨家縱橫家名家不惟不能傳其學亦不  
能舉其書矣戰國之時楊墨盛行及其後而楊



之言絕矣獨墨氏之教至往往稱與孔並即荀  
卿賈誼亦爾何其張也然自漢以來不聞有治  
墨家言者豈汎愛而忘親織罟而非儒不可適  
於世故耶縱橫之術自鬼谷子而後秦儀衍軫  
相尚為高至於漢之侯公蒯徹三國秦宓彭萊  
之徒亦其遺也唐宋藩鎮紛爭說士間出若柏  
耆羅隱之流皆得闔押短長之術而高者取世  
資下至不能保其首領亦所遇何如耳名家搏  
抗千古鑑察微茫耳目豈能皆真毀譽易於失

實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談何容易是以君子不  
為也

韓非曰自孔子之死也而儒分為八自墨子之  
死也而墨分為三噫今墨之二家既已失其傳  
矣而所號為儒者又豈復八家之儒哉已之不  
正何以攻人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孔子當時楊墨未  
興其所謂異端者不過鄧析少正卯之流耳至  
孟氏極口詆揚墨不遺餘力想得天下崇信二



五雜俎 卷八  
家不亞今之釋道觀當時著書立論者動以孔  
墨並稱可見矣當時老莊之言已滿天下而孟  
子不之及蓋以老子爲仲尼所嚴事非異端也  
漢唐而下莫盛於佛老然道教已非柱史之舊  
而世之惑溺者不過妄意神仙或貪黃白以圖  
利耳固無甚見解而亦不足辯也惟釋氏之教  
入人骨髓然彼之所談皆高出世界四大之外  
而排之者動以吾儒之粗攻釋氏之精如以羸  
兵敵強虜宜其不能勝而反熾其焰也二者之

外如白蓮回回色目及吾閩三教等項然皆猥  
瑣庸劣無甚見解此又異端之重儻而不足與  
辯者也

五雜俎卷之八終



